

# 旷世秦腔

贾平凹/著



贾平凹散文全编



1983~1984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贾

# 旷世秦腔

贾平凹 /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旷世秦腔 / 贾平凹 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5.3  
(贾平凹散文全编)

ISBN 978-7-5387-4530-6

I. ①旷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04487号

出品人 陈琛  
产品总监 郭力家  
选题策划 李天卿 郜玉乐  
责任编辑 李天卿 郜玉乐  
装帧设计 孙利  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 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 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 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 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## 旷世秦腔

贾平凹 著

---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[www.shidaicn.com](http://www.shidaicn.com)

印刷 /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mm × 1000mm 1 / 16 字数 / 210千字 印张 / 16.25

版次 / 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 /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25.00元

---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## 目 录

- 雪 品 / 1  
凉台记 / 3  
南岭登高 / 5  
一只贝 / 7  
山石、明月和美中的我 / 9  
十字街菜市 / 12  
我的小学 / 17  
黄陵柏 / 22  
秦 腔 / 26  
一个有月亮的渡口 / 33  
河南巷小识 / 39  
冰风洞体验 / 46  
木 耳 / 51  
初中毕业后 / 54  
风 竹 / 65  
读书示小妹十八生日书 / 68  
三游华山 / 72  
桌 面 / 75  
安西大漠风行 / 78  
初人四记 / 80

- 梦 城 / 128
- 火焰山 / 130
- 柳 园 / 131
- 柞水丝绸厂 / 133
- 戈壁滩 / 135
- 法门寺塔 / 137
- 皇甫峪 / 139
- 石砭峪 / 141
- 高观潭 / 143
- 关中论 / 145
- 酒 / 151
- 河 西 / 154
- 敦煌沙山记 / 158
- 温 泉 / 161
- 陕西小吃小识录 / 164
- 使短篇小说短起来 / 180
- 自我告诫之一
- 散文就是散文 / 182
- 自我告诫之二
- 他回到长九叶树的故乡 / 185
- 一匹骆驼 / 192
- 题“与妻女方新村合影” / 197
- 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 / 198
- 相 思 / 210
- 献给我的好友丁××
- 王蓬论 / 213

关于散文的日记 / 218

天 地 / 223

——《爱的踪迹》序

关于《丑石》的通信 / 225

学习心得记 / 230

——与友人的信

《心迹》后记 / 234

关于《九叶树》的通信 / 241

对当前散文的看法 / 249

——《西安散文选》序

读《睡狮》 / 252

——给孔捷生

## 雪 品

冬日，我正在屋里读书，小女从外边跑回来，呜呜地哭。问之，说天太冷了，太阳都冻得脱斑了啊！我拉开窗帘，原来外边下雪了。这孩子，从南方接来后还未见过下雪，却倒有了这般想象：她说先以为是飞花，接住闻，无蕊五香，倏忽又全没有，便惶恐地叫起来。这雪片儿，今年偏来得这么早，虽然悄声悄悄的，却浪浪的十分的轻狂，漫空都被搅得烦乱了。屋檐下无缘无故地就坠落了一层；有一些儿在窗前旋转，一时来，一时去，暗声敲磕，有影却总无形；一群儿竟从门缝偷偷地进来了，潜踪蹑迹的样子。巷子显得更窄；巷子外的河岸上，老树在无声地立着，不见了往日悠然自得的钓鱼船。邻户一家老农正弯腰在那块地上埋胡萝卜种，蓑衣蓑起来，像是个白色的刺猬。

“浅儿，这是天在下雪呢。”

“下雪？”她第一次有了雪的概念，“天冷就下雪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下雪天能不冷吗？”

“爸爸，”孩子又问了，“天为什么要这么冷？天是什么呢？”

“爸爸不知道。”

“爸爸不是读书人吗？爸爸还不知道？”

我苦笑了：读书人只知道天在地的上边，地天的下边；在上的有太阳，有月亮，有雷，有电；在下的有山川，有河流，鱼，虫，花，鸟，芸芸众人。它们是宇宙的一体，它们又平行相对。地上的水升蒸起

来可以是天上云彩，载太阳东西往来，浮星月升降明灭，以此有了天，地上又有了依附，看月阴晴圆缺而消息，观日春夏秋冬而生死。但是，天一有不测风云，地便有旦夕祸福，说雨就雨，说雷就雷，地上只有默默地承受，千年如此，万年亦如此。但是，地上是苦难的，又是博大的，湖海可以盛千顷万顷的暴雨，树林可以纳千钧万钧的飓风，人的寿命是五十年，六十年，人却一代一代繁衍不绝。正是这样，仰天有象，俯地有法，天离不了地，地在天之下永存。也正是这样，天热了，地上树木便生出绿荫；天黑了，地上便有了蜡烛。冬日天冷，水可以结冰，冰下鱼照样活着。山可以驻雪，狐毛越发绒厚，花草树木可以枯死枝叶，根依然活着，即使枯死的枝叶，临死也不屈服，枝可以燃烧，发出火的热光，叶可以变红，红也是火的象征。那邻户的农人不是在地下埋上胡萝卜种，胡萝卜不也是红的颜色吗？做爸爸的读书人不是还在吟“红装素裹，分外妖娆”的诗文吗？

孩子太小了，不能理解我的话，我劝她天冷是不可怕的，落雪也是不可怕的，天上愈是冷，地上愈是有热；天上愈是发白，地上愈是有红，何不去寻那些热的、红的东西呢？小女出去，果然又回来了，手里举着一束梅花，开得妖妖的。

“爸爸，我寻着红了！”

孩子是跑到河岸上去采的，亏她这么用功，跑得大口喘息，满头冒气，脸蛋热烫得通红。我说：“喔，浅儿的脸也是一团火啊！”

孩子乐了，直嚷道她不冷了，就在院子里捧了一堆雪回来，要叫我在炉子上烧死。我便装在缸子里煨火烹茶，顿时便成了一堆清水。

写于1983年1月5日夜静虚村



## 凉台记

最难得的是我家的那块凉台，方是零点七米，长是三尺四五，长长方方二点四个平方，并不包括在住房面积之中，而且又有了后门，空气流通。再出来登台眺望，目光可以俯瞰整个城区。妻乐得手舞足蹈，说切切不能堆放杂物，要好好利用起来，遂将那只产蛋的母鸡拦在凉台左角，其余的都壅土置盆，植了花草。从此，凉台就成了天地自然之缩影，花有开的，又有败的，我们便意会着四时交替，草出芽的出芽，枝枯衰的枯衰，我们又体验着生死消息。城市里十分烦嚣，工作是十分繁忙，家庭是我们的温柔乡，凉台又是我们家庭的怡然世界。它一边依楼，三面无托，我们称之为悬空阁；一早一晚又是多雾，只见花草，不辨台栏，我们又谓之云海蜃市。天晴日暖，夫妻就蹲在那里，看蚁虫在花草丛中穿行，笑作是城市人一早一晚上下班为生机而奔波。偏故意泼水扇风，又以此作狂风暴雨之想，看草叶战栗，花瓣明暗反复，观蚁虫惊恐，四下逃散，又悲想人生旦夕祸福而无可奈何。总之，大千世界就在眼下，再不就事论事，将一切妙事全看得清清楚楚的了。妻越发兴致，越发不惜工本，购奇花异草，又置各色盆盘，又置假山鱼缸，凉台日见欣荣。只是遗憾没有鸟儿来歇，妻曾以米作饵，引得几只鸟来，但都吃了谷米，展翅而又去了。

今夏我出外采访，疲疲倦倦回到家，忙去凉台观赏，忽见有一精致竹笼挂在那里，里边是一小鸟，红嘴绿尾，鸣叫不已。妻说是她十元钱

买的；挑逗中，却发觉不见了那只鸡，探身望去，原来鸡囚在一只小小木棚里，于凉台外悬挂其空。我问之，妻说：“这花草世界，它没有颜色，又不能鸣叫，放在这里太逊眼了。”我不觉喟然良久，怨妻竟这么糊涂！生蛋之鸡囚之木棚悬空凉台之外，却将小鸟珍藏在花草中，外表好叫声好可以享这红花绿草之福，默默产蛋为业的鸡反遭冷落，难道这凉台愈是雅好，便愈隐藏丑恶？！遂将花草撤去，小鸟放归，空出凉台堆煤、放柴、存杂物，归其原本作用罢了。特写《凉台记》存之。

1983年1月6日夜记

## 南岭登高

十二岁那年，我在老家放牛，常到南岭山下。南岭是极高的，平日很少能见到山顶，白云四季卧在半腰，将山断成几截，只要那云层连在一起了，方圆几十里便是雨要来了；我常常是赶牛不及，被淋个精湿呢。后来，都在传说山顶上有珍奇的药草，有人便上去了，回来说那里果真有人间未有的绝妙，又采得一笼半篓药草，卖得许多钱。我那时心很不安分，便谋算能上去一次，因此牛就放得十分烦了，牛群常常走散也懒得及时去找，等找着了，就要拴在树桩，用鞭子一下一下狠抽，怨我不能想我所想，干我所干，全是这有口无言的牲口所拖累了。

一日，堂哥要去登山，我便偷偷让他带去了。山上果然还是有路，走了半日，回头一望，群山便都落在身下了。远远看得见我们的村庄。房子竟如火柴盒子大小，村人走动，更小得似黄蚁。我便乐得大叫：山上真好呀，万事万物都在我的脚下了，那整日板着脸面训我的大人们，原来也不过一丁点吗？！再往上去，云雾就出现，先是一溜一片的，后就积起团，扑上身来，眼睛看不见了，浑身也湿漉漉难受，用手去抓，却又抓不住。路看不清，其实路也没有了，我不敢松开堂哥的手。又走了约莫二十分钟，云雾倏忽却没有了，太阳白光光照着，刺得眼睛睁不开。山顶渐渐看得见，是个莲花状的，但树却分明比下边稀得多，而且又不上长，常常是树弯成弓，枝干下垂，我一跃身就骑了上去。我不明白这么无遮无挡的地方，树怎么长得这么矮呢？堂哥说：“高处风险大嘛！”果然一句没了，忽地吹来，我未站住，险些滚下山去，帽子就如

树叶一般飘走了。

两人忙伏在一块巨石下，等风过后，赶忙再往上爬，那些矮树就全然没有了，只是些草，也尽长尖叶。

堂哥就领我四处觅寻药草，自然是有收获，但我却感到呼吸紧张，嘴始终大张，还觉得憋得厉害。身上又发起冷，用力裹紧衣服，也不停地哆嗦。堂哥将他的衣服脱下一件给我，又领我上了一段，但越到上边，越是没了草，一色光秃秃的石崖，连一只鸟儿也不见了。高高的主峰上，眼瞧得一片白光，如镀了银箔，堂哥说那是终年积雪不化所结的坚冰。我要上去看看，他不让，说上去会冻死人的，两人就找柴生火，在缸子煮起米来。但烧了好大一堆柴，那水还不开，好歹将米煮下，到底米不能成饭。我不知这是怎么啦，堂哥也莫名其妙，两人都害怕起来，说：“高处不能呆，赶快下山！”

下山却使我更作苦了，本来山很陡，上来时有一种新奇感所驱使，又是面对着山，现在仰身往下，那沟壑深渊，云聚云散，一看头就发昏，抬脚不敢下步了。沿着那一道梁脊，先是弯着腰，腿不能直起，接着侧起身，还是不行，再就蹲下来，以手为爪，攀扯着树枝野藤慢慢往下溜，但常常脚下的石头就松动了，满山唧隆隆震响。到了此时，方才明白，上山难，山上待着亦难，从山上而下更难。

终在下一个斜坎时，堂哥已经下去了，我无论如何下不去，最后将背上的药篓也丢掉，还是不能下去，就哇哇大哭起来。末了还是堂哥又跑上来，在坎上撑了身子，让我踩在他的肩上小心翼翼地爬下来的。

直到天黑了多时，我们才下了山，我双手空空，鞋也破了，衣也破了，满腿满肚皮都是血道，一到山下就瘫在那里不能动，说：山上有什么好处呀？！我再也不到山上去了。

从那以后，一直五年里，我放牛放得很踏实。

1983年1月14日静虚村

## 一只贝

一只贝，和别的贝一样，长年生活在海里。海水是咸的，又有着风浪的压力；嫩嫩的身子就藏在壳里。壳的样子很体面，涨潮的时候，总是高高地浮在潮的上头。有一次，它们被送到海岸，当海水又哗哗地落潮去了，却被永远地留在沙滩，再没有回去。蚂蚁、虫子立即围拢来，将它们的软肉啮掉，空剩着两个硬硬的壳。这壳上都曾经投影过太阳、月亮、星星，还有海上长虹的颜色，也都曾经显示过浪花、旋涡和潮峰起伏的形状；现在它们生命结束了！这光洁的壳上还留着这色彩和线条。

孩子们在沙滩上玩耍，发现了好看的壳，捡起来，拿花丝线串着，系在脖颈上。人都在说：这孩子多么漂亮！这漂亮的贝壳！

但是，这只贝没有被孩子们捡起。它不漂亮，它在海里的時候，就是一只丑陋的贝。因为有一颗石子钻进了它的壳内，那是个十分硬的石子，无论如何不能挤碎它；又带着棱角；它只好受着内在的折磨。它的壳上越来越没有了颜色，没有了图案，它失去了做贝的荣誉；但它默默地，它说不出来。

它被埋在沙里。海水又涨潮了；潮又退了；它还在沙滩上，壳已经破烂，很不完全了。

孩子们又来到沙滩上玩耍。他们玩腻了那些贝壳，又来寻找更漂亮的呢。又发现了这一只贝的两片瓦砾似的壳，用脚踢飞了。但是，同时

在踢开的地方，发现了一颗闪光的东西，他们拿着去见大人。

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这是珍珠！嗨，多稀罕一颗大珍珠！”

“珍珠？这是哪儿来的呢？”

“这是石子钻进贝里，贝用血和肉磨制成的。啊，那贝壳呢？这是一只可怜的贝，也是一只可敬的贝。”

孩子们重新去沙滩寻找它，但没有找到。

作于1983年2月21日夜

## 山石、明月和美中的我

在我们门第，八代里没有一个弄墨的人，艺术的熏陶，于我是不知道为何等物事儿；搜遍记忆，也从没有祖母或者外祖母之类的什么人，给我讲述过天上美丽的童话和从前动人的故事。社会的反复无常的运动，家庭的反应连锁的遭遇，构成了我是是非非、灾灾难难的童年、少年生活，培养了一颗羞涩的、委屈的，甚至孤独的灵魂。

慰藉以这颗灵魂安宁的，在其漫长的二十年里，是门前屋后那重重叠叠的山石，和山石之上的圆圆的明月。这是我那时读得有滋有味的两本书，好多人情世态的妙事，都从它们身上读出了体会。

山石和明月一直影响着我的生活，在我舞笔弄墨挤在文学这个小道上后，它们又在左右了我的创作。

从山地走到了城市，山外的天地之大，使我扩大了一个农民的瞳孔；读中国的文章到读外国的文章，海峡之外的世界之大，使我扩张了一个黄种人的肠胃。地球的旋转，一个圆又一个圆的重复而更新；反映这个世界，和反映面对这个世界的人的心声，迫使我们民族的文学需要更加成熟，文学的“奥林匹克运动会”鼓动着我们民族文学的冲刺。

我太爱着这个世界了，太爱着这个民族了；因为爱得太深，我神经质似的敏感，容不得眼里有一粒沙子，见不得生活里有一点污秽，而变态成炽热的冷静、惊喜的惶恐、迫切的嫉恨，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和忧郁；正如我生性里不善游逛，不善热闹，不善说笑，行为做事却孤独地

观察、思考，作千百万次默默的祝福。

我常想，这个世界不同于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，在八十年代里到底是什么形状、色彩和音响呢？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面对着这个世界所发出的心声，要受阶级、民族、政治、社会、制度、地理、习惯的制约，而我们中国人的心声又是什么呢？进而又受着性格、气质、环境、爱好、教养的制约的我的心声，又是什么韵律呢？

世界是属于世界上每一个人的，地球在转动，每一个人都在坐地日行八万里。但是，世界文学则是赤裸裸的每一个民族文学的结合，每一个民族文学，则又是组合了每一个赤裸裸的个人。

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望远镜和显微镜，这是我们的依赖和自信；伐隐攻微，世界在我们的眼中，将要求着我们从美和丑中去认识，去把握了。

我喜欢着国画，忠实着生活，又突破生活的极限，工笔而写意，含蓄而夸张，“冗繁削尽留清瘦，画到无时似有时”，在有限之中唤起了无限思想和情趣。

我喜欢着戏曲，融语言、诗词、音乐、舞蹈、绘画、雕塑、工艺、建筑、武术、杂技为一体，表演的不是生活的真实幻觉，而通过表演，又让人感到是生活的幻觉。

它们是真正的体验，真正的剖象，真正的表现艺术；严格的规范，自由的创造，以真为美。寓真于美，而真美完全融于神、形、意境之中。

当我欣赏学习国画、戏曲的妙处的时候，我就忘却不了我的山石和明月了。夜里我在山地上行走，明月总是陪伴着我，我上山，它也上山，我下沟，它也下沟。山石是坚实的，山中的云是空虚的，坚实和空虚的结合，使山更加雄壮；山石是庄重的，山中的水是灵活的，庄重和灵活的结合，使山更加丰富。明月照在山巅，山巅去愚顽而生灵气，明



月照在山沟，山沟空白而包含了内容。这个时候，我便又想起了我的创作，悟出许许多多不可言传的意会。

于是，我最愿意回到生我养我的陕南家乡去，那里是我的根据地，虽然常常东征西征，北伐南伐，但我终于没有成为一个流寇主义者。北伐，我莫过于爱去陕北，黄土高原的物土会给我以浑厚、拙朴；南伐，莫过于爱去四川，西南盆地的风情，会给我以精光、灵秀；东征西征，我莫过于爱去黄河两岸，它给我以水面貌似平静、温柔而内藏排山倒海的深沉和力量。

我开始了小说、散文、诗三马并进的写作；举一反三，三而合一。而诗写得最多，发表得最少，让它成为一种暗流，在我的心身的细胞之内，在我的小说、散文的字句之后。

我觉得这合于我的心境。我觉得这合于我眼中的美的世界，美的人生和美中的我。但我不知道我这是否又走错了路？

1983年2月21日而立之年生日

为《商州初录》所作后记